

· 流行病学研究 ·

家庭与个人因素对小学生实施校园暴力行为影响*

陈伊婷¹, 叶运莉¹, 李鑫¹, 邹艳莉¹, 常豫红², 游光富², 刘熹润¹, 方泉¹, 张容¹

【摘要】目的 了解小学生校园暴力施暴行为现况, 探讨个人及家庭因素对校园暴力行为的影响。**方法** 于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1 月,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 对四川省泸州市 12 所小学 3~5 年级 6 048 名小学生进行匿名自填式问卷调查。**结果** 调查对象校园暴力施暴行为发生率为 30.20%。家庭因素中, 和兄弟姐妹关系一般($OR = 1.28, P = 0.046$)、母亲文化程度较低($OR = 1.26, P = 0.036$; $OR = 1.42, P = 0.002$; $OR = 1.59, P < 0.001$)、非原生家庭($OR = 1.34, P = 0.001$)等是校园暴力行为的危险因素; 父母未当面吵架($OR = 0.53, P < 0.001$)、积极教养方式($OR = 0.54, P < 0.001$)是校园暴力施暴行为的保护性因素。**结论** 不良家庭结构、紧张的家庭氛围, 消极教养方式与母亲文化程度较低等家庭因素都与小学生暴力行为有关, 因此良好的家庭关系与氛围, 优化的家庭教育形式与方法, 有助于减少校园暴力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 小学生; 校园暴力; 家庭因素

中图分类号: R 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580(2021)03-0503-05 DOI: 10.11847/zggws1126126

Impact of family and personal factors on campus violence perpetration among urba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HEN Yi-ting*, YE Yun-li, LI Xin, et al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Sichuan Province 6460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prevalence of and the impact of personal and family factors on campus violence perpetration among pupils. **Methods** Using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we recruited 6 066 grade 3–5 students at 12 primary schools in urban Luzhou of Sichuan province and conducted a self-administered anonymous survey with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between November 2018 and January 2019. **Results** Of the 6 048 students with valid response, 30.20% reported campus violence perpetration during previous one year. 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significant risk factors for the students' campus violence perpetration included general relationship with siblings (compared to good relationship: odds ratio [OR] = 1.28, $P = 0.046$), maternal education of lower than college level (senior high school/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OR = 1.26, P = 0.036$; junior high school: $OR = 1.42, P = 0.002$; primary school: $OR = 1.59, P < 0.001$), in a non-native family (compared to in a family-of-origin: $OR = 1.34, P = 0.001$); while, significant protective factors were no witnessed quarrel between parents ($OR = 0.53, P < 0.001$) and with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OR = 0.54, P < 0.001$). **Conclusion** Poor family structure, tense family environment,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lower maternal educ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campus violence perpetration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ampus violence; family factor

近年来, 校园暴力事件频发, 且年龄有下降趋势, 其中小学校园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性质也更加恶劣^[1], 因此引起普遍关注和高度警惕。校园暴力指发生在校园内外, 在学校组织的活动及其他与校园相关的、施加于师生的暴力行为^[2]。目前, 针对校园暴力的研究主体多为青少年群体^[3-4], 少有针对小学校园暴力的研究, 且多为针对受暴角色的研究^[5-6]。有关学者研究表明, 家庭因素与中学生的行为问题相关, 如学业不良、性格问题^[7-8]等。本研究在参考大量文献基础上, 于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1 月, 以四川省泸州市城区小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分析家庭因素与校园暴力行为之间的关

系, 了解泸州市小学校园暴力现状及特点, 重点探讨家庭因素在暴力行为养成中的作用, 以期针对家庭因素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泸州市城区小学学校为研究现场, 以所有 3~5 年级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排除读写障碍、有精神疾患及不愿意配合者。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 将泸州市三城区(江阳区、龙马潭区、纳溪区)共 144 所小学按照经济情况高、中、低进行划分。公立、私立小学学生总人数比例按照 15:1 进行抽样。于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1 月, 对抽中

* 基金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7ZB0479)

作者单位: 1. 西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四川 泸州 646000; 2. 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作者简介: 陈伊婷(1997-), 女, 四川广安人,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预防医学。

通信作者: 张容, E-mail: zhangrong@swmu.edu.cn

数字出版日期: 2020-01-10 14:05

数字出版地址: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21.1234.R.20200110.1405.018.html>

的 9 所公立小学、3 所私立小学内的 3~5 年级所有班级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6 066 份,有效问卷 6 048 份,问卷有效率 99.70%。调查对象的年龄为 7~14 岁,平均年龄(10.47±9.15)岁。其中女生为 2 828 人(47.43%),男生 3 134 人(52.57%)。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调查员经统一培训后,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开展自填式匿名问卷调查,调查开始前调查员详细讲解本次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并告知学生个人信息将被严格保密,学生自主完成问卷填写,当场核查完整性后回收。本研究在取得西南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前提下,取得了相关学校管理部门及学校的支持,告知学生并取得知情同意后进行现场问卷调查。

1.2.2 调查工具 参考大量文献的基础上^[9-10],自行设计校园暴力调查问卷。问卷经反复修改、专家咨询及预调查后正式确立。问卷由一般情况、家庭因素以及校园暴力行为等部分构成。其中小学生校园暴力行为部分主要采用张文新教授修订后的《欺负行为问卷》^[11],该问卷包含欺负别人和被别人欺负 2 个板块,每个板块 7 个条目,共计 14 个条目。询问被调查者过去 1 年是否发生过相关的校园暴力行为,每个问题包括 4 个选项:没有发生过、发生 1~2 次、发生 3~4 次、发生 ≥5 次,采用四点计分法,分别记作 0、1、2、3 分。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7,半信度为 0.76。

1.2.3 相关定义 (1)施暴者:问卷欺负别人行为板块共 7 个条目,采用四点计分法,被试者总分在 0~21 分范围内,得分 > 0 即为施暴者^[11]。(2)睡眠时间:由睡觉时间和起床时间计算每日睡眠时间,据相关规定,小学生睡眠不足指每天睡眠 < 10 h^[12]。(3)和兄弟姐妹关系:问卷设置“你和兄弟

姐妹的关系”问题,选项包括好、较好、一般、较差、差。将好或较好归为关系好,较差或很差归为关系差,最终分类归为好、一般、差三类^[11]。(4)犯错后教育方式:问卷设置“你犯错误后父母怎么教育你的?”多选问题,选项包括不管你、骂你、罚站或打你及讲道理,根据被研究者选项结果分为积极(讲道理)、消极(不管你、骂你、罚站或打你)及两者兼有三类^[11]。

1.3 统计分析 利用 Epi Data 3.02 建立数据库,采用双人双录入。然后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正态分布采用均数和标准差描述,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进行统计推断,计数资料采用率和构成比, χ^2 或 χ^2 趋势检验进行推断;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 $\alpha = 0.05$ 为检验水准。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中,公立学校 4 914 人(81.25%),私立学校 1 134 人(18.75%);独生子女 1 899 人(31.68%),非独生子女 4 095 人(68.32%);和兄弟姐妹关系好 3 654 人(88.8%),关系一般 361 人(8.8%),关系差 101 人(2.4%);父亲文化程度以大学及以上为主,为 1 665 人(27.7%);母亲学历以高中/中专为主,为 1 586 人(26.7%);父母曾当面吵架的学生 1 761 人(29.6%);由父母教育的学生 4 805 人(81.0%);非原生家庭的学生 1 344 人(22.4%)。

2.2 校园施暴行为情况(表 1) 共有 1 826 名学生实施暴力行为,总发生率为 30.20%,主要集中在“我给同学起难听的外号骂他们,或取笑他们(比如小肥猪、马屁精等)”、“我到处说别人的坏话,并试着使其他人不喜欢他们”和“我故意踢、打、推或撞其他同学”。

表 1 不同施暴行为发生情况

序号	施暴行为	人数	发生率(%)
1	我给同学起难听的外号骂他们,或取笑他们(比如小肥猪、马屁精等)	897	14.90
2	我到处说别人的坏话,并试着使其他人不喜欢他们	716	11.91
3	我故意踢、打、推或撞其他同学	705	11.68
4	我故意不让同学参加活动,把他排斥在我的朋友之外,或者让我的朋友完全不理睬他	334	5.57
5	我因某些同学说话口音不同而给他起难听的外号	325	5.41
6	我强迫同学给我钱或物品,或拿走、损坏他的东西	179	2.97
7	我在网上骂别人、嘲笑或威胁别人	121	2.00

2.3 校园施暴行为单因素分析(表 2) 个人因素中,睡眠时间不足、公立学校、男性学生更易成为校园暴力施暴者($P < 0.05$)。家庭因素中,和兄弟姐妹关系越差、父母亲文化程度越低、犯错后教养方式

越消极的学生校园暴力行为的发生率越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父母曾当面吵架、非原生家庭、家中主要教育者不是父母的学生也更容易成为校园暴力施暴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2 校园施暴行为单因素分析

特征	施暴		非施暴		χ^2/χ^2 趋势值	P 值
	人数	%	人数	%		
个人因素						
睡眠时间						
不足	807	31.87	1 725	68.13	7.103	0.008
充足	989	28.67	2 460	71.33		
学校性质						
公立	1 547	31.48	3 367	68.52	21.770	< 0.001
私立	277	24.43	857	75.57		
性别						
男性	1 118	35.67	2 016	64.33	96.654	< 0.001
女性	678	23.97	2 150	76.03		
家庭因素						
和兄弟姐妹的关系						
好	1 014	27.75	2 640	72.25	48.076 ^a	< 0.001
一般	151	41.83	210	58.17		
差	49	48.51	52	51.49		
父亲文化程度						
大学及以上	432	25.95	1 233	74.05	31.926 ^a	< 0.001
高中/中专	453	28.91	1 114	71.09		
初中	399	31.59	864	68.41		
小学及以下	526	34.81	985	65.19		
母亲文化程度						
大学及以上	389	24.98	1 168	75.02	38.875 ^a	< 0.001
高中/中专	455	28.69	1 131	71.31		
初中	403	32.03	855	67.97		
小学及以下	534	34.77	1 002	65.23		
父母当面吵架						
是	760	43.16	1 001	56.84	205.664	< 0.001
否	1 027	24.49	3 166	75.51		
原生家庭						
是	1 317	28.27	3 342	71.73	30.352	< 0.001
否	485	36.09	859	63.91		
犯错后的教养方式						
消极教育	484	41.94	670	58.06	172.875 ^a	< 0.001
两者兼有	568	36.25	999	63.75		
积极教育	77	123.21	2 551	76.79		
家庭主要教育者						
父亲/母亲	1 380	28.72	3 425	71.28	16.944	< 0.001
除父母外其他亲属	393	34.96	731	65.04		

注: a 为 χ^2 趋势值。

2.4 校园施暴行为多因素分析 (表 3) 以上述单因素分析结果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以校园暴力施暴行为为因变量,纳入标准为 0.05,剔除标准为 0.01,逐步法拟合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筛选影响校园暴力角色的家庭影响因素。排除其他混杂因素后,发现家庭因素里面,和兄弟

姐妹关系一般 ($OR = 1.28, P = 0.046$)、母亲文化程度较低 ($OR = 1.26, P = 0.036$; $OR = 1.42, P = 0.002$; $OR = 1.59, P < 0.001$)、非原生家庭 ($OR = 1.34, P = 0.001$) 等是校园暴力行为的危险性因素;父母未当面吵架 ($OR = 0.53, P < 0.001$)、犯错后受到积极教养方式 ($OR = 0.54, P < 0.001$) 是校园暴力施暴行为

的保护性因素;此外,个人因素中,私立学校($OR = 0.76, P = 0.006$)、睡眠时间充足($OR = 0.84, P = 0.021$)、女生($OR = 0.58, P < 0.001$)为校园暴力施暴行为的保护性因素。

表 3 施暴行为影响因素 logistic 分析结果

变量	比较组	参照组	β	S_x	Wald χ^2 值	P 值	OR 值	95 % CI
个人因素								
学校性质	私立	公立	-0.28	0.10	7.662	0.006	0.76	0.62 ~ 0.92
性别	女生	男生	-0.54	0.08	52.706	<0.001	0.58	0.50 ~ 0.67
睡眠时间	充足	不足	-0.17	0.08	5.319	0.021	0.84	0.73 ~ 0.97
家庭因素								
和兄弟姐妹的关系	一般	好	0.25	0.13	3.995	0.046	1.28	1.01 ~ 1.64
	差		0.43	0.22	3.743	0.053	1.54	0.99 ~ 2.38
母亲文化程度	高中/中专	大学及以上	0.23	0.11	4.418	0.036	1.26	1.02 ~ 1.57
	初中		0.35	0.11	9.720	0.002	1.42	1.14 ~ 1.78
	小学及以下		0.46	0.11	17.995	<0.001	1.59	1.28 ~ 1.96
父母当面吵架	否	是	-0.63	0.08	63.371	<0.001	0.53	0.46 ~ 0.62
原生家庭	否	是	0.29	0.09	10.510	0.001	1.34	1.12 ~ 1.59
犯错后的教养方式	积极	消极	-0.61	0.09	39.198	<0.001	0.54	0.45 ~ 0.66
	两者兼有		-0.16	0.11	2.193	0.139	0.86	0.70 ~ 1.05
常量			1.26	0.29	18.758	<0.001	3.54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泸州市小学生校园施暴行为总发生率为 30.20%,高于黄泽鹏等^[13]2015 年研究结果。其原因可能为:(1)选取研究现场所处地区不同所致。黄泽鹏等以广东省汕头市为研究现场,广东省位于沿海地区,经济与教育水平较内陆更发达,造成了该行为发生率低于内陆^[14]。(2)调查工具不同。(3)与近几年校园暴力低龄化倾向,小学生该行为发生率确实增高有关。国外校园暴力研究结果显示,美国针对校园暴力的研究与改革发展已有 20 余年的历史,积极引导多方力量监管校园暴力,取得较好成效;此外德国、挪威等也于上世纪末开展预防校园暴力计划^[15]。因此,中国对于校园暴力针对性研究较国外起步较晚,加之近年校园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态势日渐严峻,应尽快针对校园暴力相关因素,采取综合措施,以期减少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因素与小学生校园暴力行为的发生存在一定关系。首先,不良家庭结构对小学生暴力行为的形成有负向影响。非原生家庭(离异或分居)的小学生相比原生家庭的小学生更容易成为施暴人群。有研究发现,单亲家庭要克服经济、社会、情感问题,这些家庭经常遇到经济不稳定、阶段性无收入、家庭角色和责任改变、情感紧张等问题^[9]。因此,非原生家庭会承担更多的社会压力,分配在孩子教育上的时间更少,也更容易忽略其负面情绪。尤其单亲家庭会给孩子带来难以磨灭的伤害。在孩子的教育中,缺少任何一方

都会对其造成心理影响^[16]。

此外,教养方式与母亲文化程度也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深刻影响。教养方式指父母在养育及管教子女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态度和行动方法,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1]。消极的教养方式,如犯错后对孩子打骂或罚站等消极方式都易助长不良的情绪从而引发暴力行为。有研究发现,若家庭表现为缺乏温暖情感,或当孩子表现出攻击行为时缺乏一致的教育方式或父母教养方式多以粗暴惩罚为主,对孩子成为校园暴力欺凌者或被欺凌者都有负面影响^[17]。母亲的文化程度与小学生暴力行为存在负相关,表现为母亲文化程度越低,子女发生校园暴力行为的风险越高。与学者邓冰^[18]研究结果一致。其原因可能是,母亲文化程度越低,拥有育儿相关知识越有限,相对于文化水平高的母亲,更倾向于运用简单、直接甚至暴力的方式教育孩子,这些教养方式使得子女在日常生活中习得,直接影响其在校园生活中的处事行为方式。

其次,紧张的家庭氛围助长校园暴力行为风险。有关学者研究表明,手足冲突或父母偏袒与焦虑、敌意的形成呈正相关,兄弟姐妹间关系不和睦与暴力行为之间存在关系^[19]。中国正处于二胎时代,本研究涉及地区也以非独生子女家庭为主,部分家庭在育儿过程中奉行“礼让”美德,在孩子间发生争吵时,往往大部分家长会存在责备较大的孩子、忽略孩子的负面情绪现象,如果不良情绪不能自行消化,带有负面情绪的孩子有可能将其转移到其他孩子身上,导致暴力行为的发生。父母关系不

和谐(如父母曾经当面吵架)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校园暴力行为,父母是孩子学习的榜样,也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父母的言行对其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长期处于紧张、暴力家庭氛围中的孩子,往往会导致忌妒、仇恨、不安全感和竞争^[2]。

在个人因素中,男生、公立学校及睡眠时间不足会助长暴力行为的发生。其中女生发生校园暴力行为的频率低于男生,私立小学暴力发生率低于公立小学。有研究表明,男生对暴力行为的认知低于女生,表明男生比女生拥有更高的暴力倾向,与本研究结果一致^[20]。因此,学校应当给予男生更多的关注,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校园暴力讲座、活动等,提高其对校园暴力行为的认知,以降低校园暴力的发生。私立学校的学生更不易发生暴力行为,这可能与本研究调查的是私立贵族学校,学生人数少,资源丰富,老师与学生的入校门槛高等因素有关。此外,有关学者研究结果表明,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学生更容易在学校出现烦躁行为^[21]。

综上所述,家庭因素与小学生暴力行为之间关系密切。不良家庭结构、紧张的家庭氛围,消极教养方式与母亲较低的文化程度等家庭因素都有助于暴力行为的发生。因此,建议父母针对以上影响因素,积极改善家庭关系与氛围,与孩子构建平等对话,学会倾听孩子的需求;优化家庭教育形式与方法,学会以正确、理性的方式教育孩子;意识到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础,重视暴力行为的不良影响,及时、尽早地采取措施,以减少校园暴力行为的发生。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叶岑,程凌. 校园暴力中施暴群体的成因及心理特征分析[J]. 中国校外教育, 2019(17): 28-29.
- [2] 胡琨. 家庭对初中生校园暴力行为的影响分析[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 [3] 段松. 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家庭社会工作介入研究[D]. 咸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
- [4] 黄雪梅. 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养成与家庭教育、人格特质关系探究[J]. 教育观察, 2018, 7(16): 83-84.
- [5] 史佳禾. 中学生校园暴力认知及家庭因素对其暴力遭遇影响研究[D].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
- [6] 麦清,曹瑞,赵丽霞. 我国中小学生学习校园欺凌和暴力行为现状调查研究[J].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18(2): 36-40.
- [7] 崔丽霞,郑日昌. 中学生问题行为的问卷编制和聚类分析[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5(5): 23-25.
- [8] 王芳. 小学生问题行为与家庭环境的相关研究[D].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07.
- [9] Devries K, Kuper H, Knight L, et al. Reducing physical violence towar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J]. *The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18, 62(3): 303-310.
- [10] Litman L, Costantino G, Waxman R,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among primary school children[J].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15, 28(4): 348-354.
- [11] 张文新,武建芬.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的修订[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9, 38(2): 8-12.
- [12] 吴海宏,乔程,郝孟娟,等. 徐州是小学生睡眠时间、视屏时间和超重与肥胖的关系研究[J]. 中华管理协会杂志, 2018, 12(5): 431-436.
- [13] 黄泽鹏,扬连朋,雷晖倩,等. 中小学生学习暴力角色对校园施暴行为认知情况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5, 36(10): 1458-1461.
- [14] 林亮. 新时期粤西沿海地区初中生道德品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05.
- [15] 柯聪. 中小学校园暴力的成因及对策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 [16] Stevens V, De Bourdeaudhuij I, Van Oost P. Relationship of family environment to children's involvement in bully/victim problems at school[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t*, 2002, 31(6): 419-428.
- [17] Wu J, He Y, Lu C, et al. Bullying behaviors among Chinese school-aged youth: a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study in Guangdong province[J]. *Psychiatry Res*, 2015, 225(3): 716-722.
- [18] 邓冰,罗虹,王雪静. 贵阳城区儿童少年行为问题与家庭背景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0(4): 267-268.
- [19] Stocker CM, Gilligan M, Klopach ET, et al. Sibling relationships in older adulthood: links with loneliness and well-being[EB/OL].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9, doi:10.1037/fam0000586.
- [20] 白燕军. 小学生感知的班级氛围、自我概念与欺负行为的关系[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7.
- [21] Sakamoto N, Gozal D, Smith DL, et al. Sleep duration, snoring prevalence, obesity,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a large cohor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Japan[J]. *Sleep*, 2017, 40(3): 1-8.

收稿日期: 2019-09-20

(郑新编校)